

文白

对照全译

续

资

治

通

鉴

改革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译

续资治通鉴

主 编 沈志华
副主编 李解民 汪圣铎

第三册 第一百一十二卷至第一百六十四卷
宋高宗至宋理宗(公元 1133—1229 年)

改革出版社

1994 年 3 月

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二卷

宋纪一百十二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绍兴三年

1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临安。

2 是日，权河南镇抚使翟琮及权知虢州董振，以山寨余众入潼关。后二日，琮入西京，伪齐留守孟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归。

3 庚申，襄阳镇抚使李横破颍顺军，降伪齐知军事、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兰和。后二日，败伪齐兵于长葛县。

4 甲子，命尚书户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总领大军钱粮，用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请也。时诸军屯建康者，岁用钱粮五十余万，皆户部财计，故命舜明领之。庾又言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通晓军务，请以为参议官，从之。

5 李横复颖昌府。

先一日，横引兵至城下，伪齐京西北路安抚使赵弼固守，横率将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巷战不胜，遂遁去。刘豫闻横兵至，急遣先锋将董先使拒敌。先出京城，杀掳数百人，夺骑数百，走翟琮军，琮以先为镇抚司都统制。

6 乙丑，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

宋纪一百一十二 宋高宗绍兴三年（癸丑，公元1133年）

1 春季，一月，丁巳朔（初一），宋高宗赵构在临安。

2 这天，权河南镇抚使翟琮以及权知虢州董振，率所部山寨剩余的人进入潼关。两天后，翟琮进入西京，伪齐国的西京留守孟邦雄正大醉卧床，于是翟琮将他及其家族俘虏返回。

3 庚申（初四），宋襄阳镇抚使李横击破伪齐颍顺军，迫使伪齐国知军事、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兰和投降。两天之后，又于长葛县击败伪齐军队。

4 甲子（初八），宋高宗任命尚书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总领诸路大军的钱粮，这是采纳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的请求。当时驻屯于建康的诸路军队，每年要耗费钱粮五十余万，全都属于户部掌管钱财，所以任命姚舜明去统领。孟庾又向宋高宗建议，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通晓军事事务，请任命为都督府参议官，宋高宗表示同意。

5 李横收复颖昌府。

前一天，李横率宋军来到颖昌城下，伪齐京西北路安抚使赵弼据城固守，李横率宋军将士猛烈地攻城，至本日将城攻破，赵弼巷战不胜，于是弃城逃走。伪齐国主刘豫得知李横军来到，急忙派遣先锋将董先去拒敌。董先自京城出来后，杀死和俘虏伪齐军士数百人，夺得战马数百匹，投奔宋朝翟琮军中，翟琮于是任命董先为河南镇抚司都统制。

6 乙丑（初九），宋高宗发布诏书，宣称：“廷尉，是裁决天下刑狱的公平官。古人曹刿说，大小刑狱案件，虽然不能都明察，但必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这是尽心尽力地办事，可以凭此一战。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可以布告朝里朝外的官员，作为士大夫师表

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台属宪臣，常加检察，月具所平反刑狱以闻。三省岁终钩考，当议殿最。”

7 金人破金州。

先是宣抚处置使张浚，召本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州吴玠，金、均、房州镇抚使兼本司同都统制王彦，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刘子羽，会于兴元，约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帅相为应援。子羽闻敌至，谕彦，俾以强弩据险邀之；彦习用短兵，屡平小盗，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关，乃承平时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声言取姜子关路入汉阴县，故彦颇分兵守之，既而完颜杲自上津疾驰，不一日至洵阳境上，召汉阴统制官郭进，以三千人乘流夜发，遇于沙隈。金人舍骑来攻，战十合，金人见进军少，晡时，步卒并进，尘埃蔽日，进力战，败死。彦曰：“敌所以疾驰者，欲因吾粮食以入蜀耳。”即尽焚储积，退保石泉县。金人入金州，彦退趋西乡。会浚遣干办官甄瑶持手书督彦清野来会，遂逾西乡。

8 初，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在江州，军中粮乏，江西安抚大使李顺，分其军之半万二千屯江州、筠州、临江、兴国军，而命飞以余军即吉州屯驻，言于朝。丁卯，诏飞即以兵赴行在。

9 己巳，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席益试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侍讲陈与义试吏部侍郎。

10 庚午，诏大宗正司自广州还行

的人，都应致力于仁义平和，辅以对人的同情心。天高地低，福善祸恶，不要随心所欲地放纵你的感情，以致累及自身。请把这些道理作为座右铭，永远作为准则。凡御史台所属监察官，要经常加以检察，每月都要将所平反的刑狱向上汇报。三省的官属每年岁终时的钩检考课，应当评出最优最劣。”

7 金国军队攻破金州。

先前，宋朝宣抚处置使张浚，召本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州吴玠，金、均、房州镇抚使兼本司同都统制王彦，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刘子羽，聚会于兴元，约定若金人派大军进攻蜀地，则吴、王、刘三位统帅应互相呼应支援。刘子羽听说金军入寇，即告知王彦，希望王彦能率弓箭手据险截击金军；但王彦习惯于短兵相接，曾屡次平定小股盗贼，而对刘子羽的建议毫不介意。金州的西面有姜子关，是太平时期行商由子午谷进入金州、洋州的商路。金人扬言要夺到姜子关的商路以进入汉阴县，王彦为此分出一些兵力往姜子关据守。不久金将完颜杲(撒离喝)率军自上津急驰而来，不到一天即赶到洵阳境内，张浚急召汉阴统制官郭进，率三千军队乘夜顺流赶进，在沙隈与金军遭遇。金人舍弃战马向宋军进攻，交战十个回合，金人见郭进的军队很少，午后三时至五时，金步兵全线出击，战场上尘埃遮天蔽日，郭进奋力作战，最后战败而死。王彦说：“敌人所以要急速向金州推进，是想凭借我们这里的粮食以攻略蜀地。”于是立即将储积的粮食全部焚毁，退兵据守石泉县。金国军队进入金州，王彦又向西乡退却。适逢张浚派遣干办官甄瑶携张浚亲笔手令，来督促王彦进行清野后去与他会合。于是王彦越过西乡。

8 起初，宋朝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驻军江州，军中缺乏粮食，江西安抚大使李回，将岳飞军队的一半，即一万二千人分别屯驻于江州、筠州、临江、兴国军，而命岳飞率领其余的军队往吉州屯驻，并请命于朝廷。丁卯(十一日)，朝廷下诏，命令岳飞立即率兵前往宋高宗的行在所。

9 己巳(十三日)，任命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席益为试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侍讲陈与义为试吏部侍郎。

10 庚午(十四日)，下诏令大宗正司从广州回到宋

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诸宗室俱行。

11 癸酉,初复大火之祭,配以阍伯,岁以辰戌月祀,用酒脯。

12 戊寅,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请以所选水军五百人创置第六将,许之。时中军才五千人也。

13 庚辰,用礼官议,岁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环卫官于法惠寺行望祭诸陵之礼。时庶事草创,位牌但以白木黄纸为之,绍兴末乃改作。

14 壬午,诏:“禁卫、神武、三衙诸军、御前忠锐、宰执亲兵,并支雪寒钱。”

15 二月,丁亥朔,升桂州为静江府,以帝尝领节度故也。

16 辛卯,置广西提举买马司于宾州,俸赐视监杂司。凡买马事,经略司毋得预。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桩、内藏钱各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以左朝请大夫新知建昌军李预提举。

17 陕西都统制吴玠,与金兵遇于真符县之饶风关。

先是知兴元府刘子羽,闻金州破,即遣统制官田晟守饶风关,拒金人来路,且驰檄召玠。时宣抚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诸将不能办,我当自行。”直秘阁、主管机宜文字陈远猷请曰:“敌举国而来,其锋不可当;宣抚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远赴!万一不胜,悔之无及。”玠不听,自河池一日夜驰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书曰:“敌旦夕至饶风岭下,不守此,是无蜀也。

高宗的行在所,任命嗣濮王赵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的神主牌位携同诸位宗室人员一同前来。

11 癸酉(十七日),开始恢复对火星的祭祀,附带祭祀阍伯,每年于辰戌月举行祭祀典礼,用酒和肉干做祭品。

12 戊寅(二十二日),宋朝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向朝廷请求,用他自己所挑选、训练的水兵五百人创置御前忠锐第六将,得到批准。当时神武中军才有五千士兵。

13 庚辰(二十四日),宋朝廷采用礼官们的建议,每年以春季和秋季的第二个月,派遣宋宗室担任环卫官者到法惠寺举行望祭先皇诸陵的典礼。当时各种事务处于草创阶段,先皇的牌位只是用白木板和黄纸制作,至绍兴末年方才改制。

14 壬午(二十六日),宋高祖下诏:“凡禁卫、神武、三衙诸支军队、御前忠锐兵士、宰执的亲兵,都支付给雪寒钱。”

15 二月,丁亥朔(初一),宋朝下令将桂州升格为静江府,这是由于宋高宗赵构曾经担任过桂州节度使的缘故。

16 辛卯(初五),宋朝在宾州设置广西提举买马司,所给予的薪俸和例赐与监杂司一样。凡是买马事务,经略司不得干预。又命令从本路上供钱、封桩钱、内藏钱中各拨出二十七万缗,加上钦州的盐二百万斤,作为买马的费用,任命左朝请大夫新知建昌军李预为买马司提举。

17 宋陕西都统制吴玠,在真符县的饶风关与金国军队遭遇。

先前,宋朝兴元府知府刘子羽,听说金州被金兵攻破,随即派遣统制官田晟去拒守饶风关,以堵住金军的来路,并派人急速通报吴玠前来救援。当时宋军统帅张浚的宣抚司还没有命令下来,吴玠说:“形势已很紧迫,诸位将领恐怕不能办,应当我亲自去解救。”直秘阁、主管机宜文字陈远猷对吴玠说:“敌人举全国军队来攻,其势锐不可当;宣抚使张浚既然已命令诸将分兵把守,诸将各有自己的防地,将军您何苦要往遥远的饶风关去抗敌呢!万一战不胜,后悔就来不及了。”吴玠不听,从所驻河池出发,一昼夜急行军三百里。中途曾稍事休息,刘子羽送信给吴

公不前，子羽当往。”玠即复驰，兴金人遇。玠军才数千人，益以洋州义士万三千人。玠先以黄柑遣完颜杲曰：“大军远来，聊奉止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完颜杲大惊，以杖击(地)曰：“吴玠，尔来何速耶！”时金房镇抚使王彦自西乡以八字军来会。

诸军见援至，稍弛，玠怒，欲斩壕寨将；将走降金人，告以虚实，且言：“统制官郭仲荀地分虽险，兵寡弱易败。”乃纵所掠妇人还山寨，而自蝉溪岭绕出关背，夜以轻兵袭取之，仲荀果退走。金人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阚饶风，而以精兵夹攻南师之背，南师尽却，玠斩之不能止，凡六日，关破。吴玠收余兵趋西县，王彦收余兵奔达州，四川大震。

18 癸巳，都司检详官奏下营田法于诸路行之，悉以陈规条画为主。其江北无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锄。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以岁课多寡为殿最。

19 戊戌，诏：“要郡、次要郡守臣带兵马铃辖、路都监者并罢。”

20 己亥，金元帅府上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金主曰：“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

21 金监军完颜杲入兴元府，经略司刘子羽焚其城而遁。

初，饶风关破，子羽与吴玠谋守定军山。玠惮子羽，遂西；子羽亦退

玠，宣称：“敌人旦夕之间就要到饶风岭下，如果不在此地坚守，蜀地就没有保障了。吴将军若不前往，我刘子羽当前往赴敌。”吴玠即又急行军前进，与金国军队遭遇。吴玠麾下才有几千人，再加上洋州的义士有一万三千人。吴玠先送了些黄柑给金军统帅完颜杲，说：“大军远道而来，聊送点柑桔来止渴。今天就要进行决战，你我各自忠于自己的朝廷。”完颜杲大为惊诧，用手中的木杖敲打着地说：“吴玠，你来得怎么这样快呀！”这时宋朝金房镇抚使王彦也自西乡率八字军来与吴玠会合。

诸军见援军来到，对守备稍微放松了一些，吴玠大为愤怒，要将壕寨守将斩首；守将逃走投奔金人，告知宋军的虚实，并说：“统制官郭仲荀把守的地方虽然险峻，但兵少势弱，容易攻破。”于是金人将掠夺来的妇女尽放归宋人控制的山寨，而将军队从蝉溪岭绕出饶风关的背后，乘夜以轻兵袭击，郭仲荀果然退走。金人既夺得郭仲荀的山寨，于是居高临下虎视饶风关，而派精锐之师从背后夹攻宋军，宋军全线退却，吴玠虽阵斩退兵也不能制止，前后六天，饶风关被金人攻破。吴玠收拾残余军队退往西县，王彦收拾残余军队投奔达州，四川大为震动。

18 癸巳(初七)，宋都司检详官奏请，将营田法颁下于诸路施行，其办法大都以陈规旧条为主。凡江北无牛的地区，仍遵用传统作法，以二人拽一锄来犁田。授田以五人为一甲，另外授给菜田五亩，以作庐舍、稻场之用，授田初年免交田租一半。军屯则以使臣主管，以每年课税多寡来评判政绩的优劣。

19 戊戌(十二日)，宋高宗下诏：“重要州郡、次重要州郡的守臣所带兵马铃辖、路都监官衔一概罢免。”

20 己亥(十三日)，金元帅府上言金太宗完颜晟：“承陛下诏命赈恤军士，但我们恐怕有关官司的钱币供给不继，请求自元帅以下有俸禄的将官出钱助赈。”完颜晟说：“朝廷有府库却要臣下出钱，哪有这种道理！全部费用都由官府支給。”

21 金监军完颜杲进入兴元府，宋经略司刘子羽焚烧兴元城逃走。

起初，饶风关被攻破，刘子羽与吴玠谋划据守定军山。吴玠畏惧刘子羽，率军往西而去；刘子羽也只

屯三泉县，从兵不及三百，与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菓食之，遣玠书曰：“子羽誓死于此，与公诀矣。”时玠在兴州之仙人关为守备，得书而泣。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玠乃从麾下由间道与子羽会于三泉。金游骑甚迫，玠夜视子羽，方酣寝，傍无警呵者，曰：“此何时，而简易乃尔！”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复往守仙人关。子羽约玠共屯三泉，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金人所以不敢轻入者，恐玠议其后耳。若相与居下，敌必随入险，则吾势日蹙，大事去矣。今经略既下，玠当由兴州、河池绕出敌后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敌见玠绕出其后，谓将用奇设伏，邀其归路，势必狼顾。吾然后据险邀击，可使遁走，此所谓善败者不亡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壁垒，凡十六日而成，其众稍集。既而统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于是军势复振。

22 乙巳，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败伪齐兵于伊阳。

初，孟邦雄既为镇抚使翟琮所执，而邦雄之党梁进者复为刘豫守，袭琮所寓治凤牛山寨，琮设伏击之，尽殪。

23 庚戌，襄阳镇抚使李横为神武左副军统制、京西招抚使。

初，横既进兵，伪齐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添差郑州兵马钤辖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与横会。横以便宜命皋为蔡、唐州镇抚使，玘知汝州，（言于朝，故有是命，）仍赐横武翼郎以下告身三

好退往三泉县驻扎，跟随的军队不及三百人，刘子羽与士卒同甘共苦，竟至于取草芽、嫩枝充饥，他写信给吴玠说：“刘子羽我誓死于此地，与您诀别了。”当时吴玠在兴州的仙人关戍守备战，得信后感动得流泪。吴玠喜爱的部将杨政在军门大声呼喊：“吴节使千万不可辜负了刘待制，否则，我杨政等人也将离节使而他走。”吴玠于是随同麾下官兵由小道到三泉与刘子羽会合。金军的游骑迫近三泉，吴玠夜里去见刘子羽，刘子羽正在酣睡，身旁竟没有警卫，吴玠问：“这是什么时候了，竟然简易得这样！”刘子羽感慨地说：“我死于使命，有什么话好讲！”吴玠感动得落泪，再往戍守仙人关。刘子羽约吴玠共同屯驻三泉，吴玠说：“关外是蜀的门户，不可以轻易放弃。金人所以不敢轻易入侵，正是恐怕我掩击其背后。如果我们相与都留居于此，敌人必定会跟随着进入险要，那么我们的形势就更坏，就会影响全局。今天我们战略既已定下，我应当由兴州、河池绕出敌后褒斜山谷，就像从鼠穴通行；敌人见我绕出其背后，认为我军将用奇计设立埋伏，截断敌归路，势必顾及后路。然后我再凭借险要截击，可以使敌军退走，这就是所谓善败者不致灭亡的道理。”刘子羽见潭毒山形势陡峭挺拔，山上宽阔平坦并有水，于是在山上修筑壁垒，前后十六天而修成，其部众也渐渐赶来集合。随后统制官王俊又率领五千人来到，于是潭毒山宋军兵势又振作起来。

22 乙巳（十九日），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在伊阳击败伪齐军队。

起初，伪齐将领孟邦雄既被宋镇抚使翟琮所俘获，而他的党徒梁进又来为伪齐主刘豫据守，并袭击翟琮驻屯的凤牛山寨，翟琮设下埋伏迎击梁进军，将其全部歼灭。

23 庚戌（二十四日），襄阳镇抚使李横被任命为神武左副军统制、京西招抚使。

起初，李横既进军，伪齐国的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添差郑州兵马钤辖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率所部军队来与李横军会合。李横以便宜行事任命牛皋为蔡唐州镇抚使，任彭玘为知汝州，并禀报朝廷，所以有此任命，朝廷于是赐给李横武翼郎以下委任状三百张，于是以牛皋为左武大夫、安州观察

百，遂以皋为左武大夫、安州观察使。横又言：“臣已起兵抚定，克复神京，请命重兵宿将进屯淮西，按兵无动，以扬声援。”诏同都督江、淮、荆、湖诸军事孟庾，淮东宣抚使刘光世，江东宣抚使韩世忠措置。

24 王庶责江州，未行，张浚复起庶为参谋官，使诣巴州措置梁、洋一带。庶至，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军民，不数日，远近来会。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始，金人破金、商，无所得，已失望；完颜杲至金牛镇，不见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无归路。及闻庶在巴州，吴玠阳为军书会诸将，欲断归路，敌遽得之，且野亡所掠，食少，乃引兵还兴元。

25 三月，丙辰朔，礼部尚书洪拟兼权吏部尚书。

26 庚申，初命神武后军统制兼都督府都统制巨师古以所部万人屯扬州。

27 甲子，资政殿学士、江西安抚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

回老而慢，其下多纵弛，帅(司)屯兵数万，皆招收溃贼；既无所惮，又军食不足，恣其所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变。宣谕官刘大中至江西，奏回专权废法，且纵其子右宣教郎澡预政受金，及多辟亲党摄官，凡二十余事。于是江西转运副使吴革、韩琼并罢，而澡勒停。

28 京西招抚使李横传檄诸军，收复东京。诏横自武功大夫、袁州防御使特迁右武大夫、忠州观察使。

29 己巳，徽猷阁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试尚书工部侍郎，赴行在。

使。李横又上言：“我已经起兵平定并收复神京，请求派重兵由宿将率领进驻淮西地区，只须按兵不动，以作为对我的声援。”宋高宗下诏命令同都督江淮荆湖诸军事孟庾，淮东宣抚使刘光世，江东宣抚使韩世忠来安排这一军事行动。

24 王庶被贬江州，还未成行，张浚又起用王庶为参谋官，让他往巴州去安排梁州、洋州一带的军事。王庶赴任，很快在梁州、洋州境内散发榜文，招募这一带的军民，不几天，远近都有人来集合。巴州的北境是米仓山，往下可见兴元出兵的孔道。起初，金国军队攻破金州、商州时，没有什么收获，已是很失望；完颜杲来到金牛镇，不见宋军，怀疑有埋伏，自以为再深入，恐怕没有归路。这时得知王庶在巴州，吴玠又假作军机信件给诸将，宣称要截断敌军归路，金军的巡逻兵获得信件，而且在山野无所掠获，军食缺少，于是引兵退回兴元。

25 三月，丙辰朔(初一)，礼部尚书洪拟兼任权吏部尚书。

26 庚申(初五)，宋始命令神武后军统制兼都督府都统制巨师古率所部军队万人屯驻扬州。

27 甲子(初九)，宋资政殿学士、江西安抚大使、知洪州李回被免去学士官衔，改任提举江州太平观。

李回年老而懈怠，部下大都放纵废弛公务，安抚司屯兵数万，都是招收的溃散贼寇；这些军士既无所畏惧，又缺乏军食，于是恣行所欲，为所非为，当地郡民夜不敢解衣，唯恐发生兵变祸乱。宣谕官刘大中到江西，奏言李回专权，废弃法纪，又放纵自己的儿子右宣教郎李澡干预政事，收取贿金，还多召亲属党羽担任摄官，总共有二十余条罪行。为此江西转运副使吴革、韩琼也一起被罢官，而李澡也被勒令停职。

28 宋京西招抚使李横传檄诸路大军，宣称收复东京。宋高宗下诏李横由武功大夫、袁州防御使特升为右武大夫、忠州观察使。

29 己巳(十四日)，任命徽猷阁待制、知平江府李擢为试尚书工部侍郎，赶赴行在所。

30 颖昌捷奏至。诏李横再翊进卫大夫,加赐空名告身一百,京西山寨并听横节制。

刘豫闻横入颖昌,遣使诣都元帅宗翰求援。横等军本群盗,虽勇而无纪律,见齐师所遗子女金帛,乃纵掠数日,置酒高会,金人闻而易之。豫遣其将李成以二万人迎敌,金遣左都监宗弼援之,败之于京城西北牟驼冈。横等军无甲,皆败走,敌亦不敢深逐也。颖昌复破,参议官谷城谭世则为敌所执,令其招横;横不答,世则遇害。

31 壬午,进韩世忠开府仪同三司、充淮南东路宣抚使,泗州置司。

朝廷以李横进师,议遣大将,以刘光世兵不练而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赐世忠广马七纲,军士甲千副,激赏银帛三万匹两,又出钱百万缗,米二十八万斛,为半岁之用。

32 甲申,初,江西安抚大使司将官李宗谅、燕筠,以所部叛于筠州,引兵侵扰浏阳诸县,李纲为湖南安抚使,遣兵击降之。诏:“宗谅、筠戮于市,其众分隶诸军。”

33 夏,四月,丁亥,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知虢州董震为武节大夫、贵州刺史、权商·虢·陕州镇抚使。震言:“敌兵侵蜀,臣见调本军三千人自丰阳而西,绝敌粮道。万一四川将帅不能坚守,堕其谋计,思之寒心。今山东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机会,兴师深入,可以破伪齐之巢穴,兼牵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

34 尚书左仆射朱胜非以母忧去职。

35 己丑,韩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为屯田之

30 颖昌报捷的奏文来到行在所,宋高宗下诏李横再升官为翊卫大夫,再加赐给空白委任状一百张,京西山地区的山寨都听从李横的节制。

伪齐国主刘豫得知李横进入颖昌,派遣使者往金国都元帅宗翰处求援。李横等军队原本都是一群盗贼,虽勇敢却没有纪律,见到伪齐军队所丢弃的子女金帛,就纵兵抢掠了好几天,摆酒宴大聚会,金国人得知后对李横军颇感轻视。刘豫派遣部将李成率二万军队出战迎敌,金人派遣了左都监宗弼来支援,在京城西北的牟驼冈打败宋军。李横等军队缺少盔甲,全都败走溃逃,敌军也不敢穷追。颖昌又被敌军攻破,宋参议官谷城人谭世则被敌军俘虏,敌军让谭世则写信招降李横;李横不予回答,谭世则被杀害。

31 壬午(二十七日),提升韩世忠为开府仪同三司、充任淮南东路宣抚使,在泗州设置官署。

朝廷因为李横的进军,议论须派遣大将,因刘光世的军队训练不足,而韩世忠既忠义又勇敢,所以派韩世忠前往。于是赐给韩世忠广马七纲,兵士甲衣千副,用于犒赏的银子和帛三万匹、两,又拨出钱一百万缗,米二十八万斛,作为半年的费用。

32 甲申(二十九日),起初,江西安抚大使所部将官李宗谅、燕筠,率所部军队在筠州叛乱,引兵侵扰浏阳等县,李纲任湖南安抚使,派兵进击并将李、燕所部打败招降。朝廷颁下诏令:“将李宗谅、燕筠在街市上处死,其部众分别归属于各军。”

33 夏季,四月,丁亥(初二),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知虢州董震被任命为武节大夫、贵州刺史、权商陕州镇抚使。董震上言:“敌兵进犯蜀地,我现在调本部军队三千人由丰阳向西进兵,断绝敌军的粮道。万一四川的将帅不能坚守,就会陷入敌人的阴谋中,想起来为之寒心。目前崤山以东地区像往昔一样富庶,金国人在那一带没有重兵,希望朝廷抓住这个机会,派遣军队深入崤山以东,可以攻破伪齐国的巢穴,同时还可以牵制金人略取四川的军队。”

34 尚书左仆射朱胜非因为母丧而去职。

35 己丑(初四),韩世忠上言:“我近来承命规划处置建康府长江南、北的荒田,作为推行屯田的准备。

计。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以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请如世忠议。乃蠲三年租,田主有讼则归之,满五年不言,给佃人为永业。于是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寻又免科配徭役。

36 驾部员外郎韩膺胄谕:“刑罚轻重,国祚短长系之。望追法仁祖旧章,凡狱官失入死者,终身罚之,虽经赦宥,永不收叙。”帝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详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严行下。

37 辛卯,起复刘光世为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屯镇江。

时光世与韩世忠更戍,世忠至镇江城下,而奸细入城,焚其府库;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于是诉于帝。江东统制官王德请于光世曰:“韩公之来,独与德有隙耳,当身往见之。”其下皆谓不可,或请以骑行,德不听。世忠大惊,谓德曰:“公诚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结欢而别。

38 金人去兴元。

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复大震,剑南诸州皆为徙治之计。宣抚处置使张浚,亦下令移潼川军,闻者皆愤,或取其榜毁之。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遣浚书,为言已在此,敌必不南,浚乃止。

完颜杲留屯中梁山逾月,始自斜谷去兴元。子羽与吴玠谋以兵邀之于武关,不及。斜谷路狭,惟可单行,故凡所掠获,悉弃之于路。浚遣统制官王浚复洋州、兴元府。

杲既还凤翔,乃遣十余人持书与旗来招子羽、玠,子羽尽斩之,惟

但沿长江一带荒田虽然很多,却大半田地都有主人,很难按陕西的办法兴办,请求召募农民来承佃。”都督府也请求按韩世忠提出的办法去办。于是免征佃农三年的田租,若有田主诉讼就将田地归还他,超过五年无人认领,就给承佃人作为永业田。于是宋高宗下诏,让湖北、浙西、江西都按这个办法办;不久又下令免除佃农的科配徭役。

36 驾部员外郎韩膺胄发表议论:“刑罚的轻重,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希望能效法宋仁宗时的旧法,凡刑狱之官误判死罪者,可罚终生不许作官,虽然遇到赦免,也永远不得叙用。”宋高宗说:“这是仁宗皇帝时的事,他仁爱人民,刑律详细到这种程度呀!”于是命令有关官府重申旧律,严格执行。

37 辛卯(初六),再次起用刘光世,任命为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驻屯于镇江。

当时刘光世与韩世忠换防,韩世忠来到镇江城下,有奸细潜入镇江城,焚烧官府仓库;刘光世逮捕奸细进行审问,都说是韩世忠所派遣的,于是刘光世上诉于宋高宗。江东统制官王德对刘光世说:“这次韩公到来,唯独与我有间隙,我应当亲自去见他。”部下都说不可轻率前往,有人建议带骑士作警卫,王德不同意。王德来到韩世忠军中,韩世忠大为惊叹,对王德说:“您的确是男子汉大丈夫,以往的一点小猜忌,我们各自都不要再介意了。”随后设宴与王德欢饮而别。

38 金国军队撤离兴元。

自金国军队进入梁州和洋州,蜀中人心又大为震动,剑南的许多州都计划迁徙治所。宣抚处置使张浚也下令要移往潼川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很气愤,有人竟取下官榜当众撕毁。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送信给张浚,声言自己还在治所,敌人必定不敢南下,张浚于是收回成命。

完颜杲留驻中梁山超过一个月,才开始从斜谷撤出兴元。刘子羽与吴玠谋划派军队在武关截击金军,没有来得及。斜谷道路狭窄,只能一人单行,所以金军将所掠获的物质,全都丢弃于路上。张浚派遣统制官王浚去收复洋州和兴元府。

完颜杲既撤回凤翔,于是派遣十来个人拿着书信和旗帜来招降刘子羽和吴玠,刘子羽将这些人全

留一人使还,曰:“为我语之,欲来即来,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杲书,以大义责之,杲乃止。

39 壬辰,移都督府于镇江,照应江、淮两军机务,于是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亦移镇江。

40 癸巳,庆远军承宣使、神武前军统制王瓚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仍诏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御前忠锐将崔增、李捧等并受韩世忠节度。于是世忠始去神武左军都统制,专为宣抚使。

41 乙未,宣抚处置司训练官杜福邀金人于兴元南龙潭,降其军四百。

42 丙申,伪齐将李成以众二万攻虢州,陷之。镇抚司统制官谢皋与之遇,举刃示敌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视之!”遂剖心而死。权镇抚使董先率余兵二千奔襄阳。

43 戊戌,湖南安抚使折彦质所遣统领官刘深以兵至鼎州。

时鼎寇杨么,众益盛,僭号大圣天王,旗帜亦书此字,且用以纪年,又以兵二万人寇公安县。彦质言么之势不减曹成,望朝廷勿轻此贼,乃命彦质督潭、鼎、荆南兵讨之。是日,湖北统领官颜孝恭以千九百人至鼎州城外。

44 庚子,诏改昭慈献烈皇太后谥曰昭慈圣献皇后。

45 诏:“复五帝、日月之祀,其礼视四方帝,祀以四立日,黄帝以季夏之土王日。春秋分朝日、夕月礼如感生帝。”

46 辛丑,荆南统制官罗广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军食不继,于是潭将刘深、鄂将颜孝恭,皆

部斩首,只留一个人回去,说:“你回去传我的话,要来攻就只管来,我誓死奉陪,搞什么招降!”吴玠也派人给完颜杲送信,以民族大义加以谴责,完颜杲这才停止了招降活动。

39 壬辰(初七),都督府从建康移往镇江,以照应长江、淮河两处军队的机务,于是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也移到了镇江。

40 癸巳(初八),庆远军承宣使、神武前军统制王瓚被任命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宋高宗又下诏命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御前忠锐将崔增、李捧等并受韩世忠的指挥。韩世忠也就除去神武左军都统制的名号,专任宣抚使。

41 乙未(初十),宣抚处置司训练官杜福在兴元以南的龙潭截击金军,降伏金兵四百人。

42 丙申(十一日),伪齐国将领李成率二万人的军队攻陷虢州。镇抚司统制官谢皋与李成遭遇,举刀招呼敌人说:“这是我鲜红的心,你们应该看看!”接着剖出自己的心脏而死。权镇抚使董先率领所余军队二千人投奔襄阳。

43 戊戌(十三日),湖南安抚使折彦质所派遣的统领官刘深率领军队到达鼎州。

当时鼎州的盗寇杨么,部众越来越盛,僭号自称大圣天王,旗帜上都写有这四个字,而且以大圣天王作为纪年,还派军队二万人侵犯公安县。折彦质声称杨么的兵势不亚于曹成,希望朝廷不要轻视这股贼寇,朝廷于是命令折彦质督率潭州、鼎州、荆南的军队去攻讨。这天,湖北统领官颜孝恭也率领一千九百人的军队来到鼎州城外。

44 庚子(十五日),宋高宗下诏改昭慈献烈皇太后的谥号称昭慈圣献皇后。

45 宋高宗下诏:“恢复对五帝、日月的祭祀,礼仪比照四方帝,祭祀则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日进行,对黄帝则在夏季最末一月的土王日进行。春秋分朝日的祭礼、夕月的祭礼则如感生帝的祭礼。”

46 辛丑(十六日),荆南统制官罗广率所部军队三百五十人来到鼎州城西,但军粮供应不上,于是潭州将领刘深、鄂州将领颜孝恭都率所部军队离去;两天

引所部去；后二日，广亦引兵北还，由是不克讨。然贼徒屡抗，多被杀，人心颇摇，乃肆伪赦，立钟相少子子义为太子，自杨太以下皆臣事之。

47 壬寅，诏：“昭慈圣献皇后同姓亲迁秩二等，异姓一等。”甲辰，封起复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孟忠厚为信安郡王，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并为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

48 录故太师文彦博孙纬世等三人并为迪功郎。

纬世父太仆卿维中，建炎中从帝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请而命之。

49 丁未，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遣统领官张宪、王贵分道击虔寇彭友、李满，获之。飞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贼徒震恐。友等先据龙泉，至是乃败。

50 戊申，武节大夫、明州观察使、浙西兵马钤辖史康民将所部至行在，以康民为御前忠锐第九将。

51 西南蕃武翼大夫、归州防御使、泸南夷界都大巡检使阿永，献马百有十二匹，泸州以闻，诏押赴行在。

阿永，乞第子也。元丰间，乞第既效顺，愿岁进马以见向化之心，官以银缗赏之，所得亡虑数倍。其后阿永所中之数，岁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额。每岁冬至后，蛮以马来州，遣官视之，自江门寨浮筏而下，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悉劳餼之，帅臣亲与为礼。诸蛮从而至者几二千人，皆以筏载白樨、茶、麻、酒、米、鹿·豹皮、杂毡兰之属，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马之直虽约二十千，然揆以银、彩之直，则每匹可九十余千，自夷酋已下所给马直及散犒之

后，罗广也领兵北还，于是对杨么的征讨未成功。然而贼徒屡起争斗，在内争中许多人被杀，人心颇有动摇，于是宣布大赦，立钟相的小儿子钟子义为太子，自杨太(即杨么)以下都像臣子一样事奉钟子义。

47 壬寅(十七日)，宋高宗下诏：“昭慈圣献皇后的同姓亲戚均升官二级，异姓亲戚升官一级。”甲辰(十九日)，封起复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孟忠厚为信安郡王，丙午(二十一日)，又封宋哲宗的美人慕容氏、魏氏都为婕妤，都是因为皇后丧大祥礼依例施恩。

48 已故太师文彦博的孙辈文纬世等三人，都录用为迪功郎。

文纬世的父亲太仆卿文维中，建炎年中随从宋高宗渡长江，到湖州而去世，这时采纳守臣汪藻的请求而录用。

49 丁未(二十二日)，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派遣统领官张宪、王贵分路讨击虔州贼寇彭友、李满，将二贼俘获。岳飞亲自来到虔州，每天攻破一寨，使贼徒慌乱震恐。彭友等起先占据龙泉，到现在才被打败。

50 戊申(二十三日)，武节大夫、明州观察使、浙西兵马钤辖史康民率所部军队来至宋高宗的行在所，高宗任史康民为御前忠锐第九将。

51 西南蕃武翼大夫、归州防御使、泸南夷界都大巡检使阿永，向宋献马一百一十二匹，泸州官府奏告朝廷，宋高宗下诏将马匹押送到行在所。

阿永是乞第的儿子。元丰年间，乞第即向宋朝效忠，愿意每年向宋朝进献马匹以表示归向之心，宋官府则给乞第回赏银子丝绢，乞第所得无疑为其所贡的数倍。到后来阿永得到的回赏数目，每年都增加不已，政和末年，才开始规定定额。每年冬至之后，西南蛮人送马到州境，官府派人去察看，从江门寨乘筏顺流而下，蛮族官员和放马者九十三人，均受到宋官府的慰劳并供给伙食，州府帅臣亲自备礼接见。诸路蛮人随后来进贡的几乎达二千人，都用筏装载白樨、茶叶、麻布、酒、米、鹿豹皮、杂毡兰等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留住三天后才回去。一匹马的价值虽然约值二万钱，但回赏的银子、彩绢的价值，使每匹马的价值达到九万余钱，自夷酋以下所给的

物,岁用银帛四千余匹两,盐六千余斤。银则取于夔之涪州及大宁,物、帛则果、遂、怀安。凡马之死于汉地者,亦以其直偿之。

52 辛亥,御前忠锐第七将徐文叛,奔伪齐。

文以所部屯明州城东,朱师闵将至,文觉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县,忠锐第八将、武德郎赵琦以本军沿海拒敌,文乃去。沿海制置仇愈率诸将追之,不及。

53 壬子,起复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再起复,以光世丁内艰故也。

54 五月,乙卯,帝谕大臣曰:“朕省阅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阅群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读书史,至申时而常程皆毕,乃习射,晚则复览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

55 丙戌,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权河南镇抚使翟琮为利州观察使。

琮言道路梗涩,缓急无兵救援,请亦隶宣抚处置使张浚,许之,遂诏有司以米二万石饷琮军,且及李横、牛皋、彭玘会兵牵制。时朝廷方嘉横取勇向前,命横等直至京城,或径往长安,与抚司夹击。

江西安抚大使赵鼎奏:“襄阳居江、淮上流,乃川、陕襟喉之地,以横镇抚,诚为得策。今闻横、皋共起兵往东京,又闻伪齐亦会金人及遣李成领众西去;恐缘此纷扰不定,横乌合之众,将不能御,则决失襄阳,川、陕路绝,江、湖震动,其害可胜言哉!近有自襄阳来者,言横正缘乏食兼无衣,则其出兵固非得已。望

马价以及发给的犒赏物资,每年要用银子绢帛四千余匹两,盐六千余斤。白银取自于夔州路的涪州和大宁监,绢帛则取自于果州、遂州和怀安军。凡是贡马死于汉地的,也要按高价赏还其马价。

52 辛亥(二十六日),宋御前忠锐第七将徐文叛变,投奔伪齐国。

徐文率所部军队屯驻明州城东,朱师闵将到,徐文察觉有异,连夜率所部军队乘海船而逃走。天还未亮,到达定海县,宋御前忠锐第八将、武德郎赵琦率本部军队沿海抗拒徐文,徐文随即北去。宋沿海制置仇愈率诸将追赶,不及而罢。

53 壬子(二十七日),命令中止服丧的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再次中止服丧述职,这是由于刘光世因母亲去世守丧的缘故。

54 五月,乙卯(初一),宋高宗告谕大臣说:“朕察看天下之事,每天都有一定的常规。每次退朝,阅览群臣及四面八方的章奏,稍有空闲就读书史籍,至申时常规的朝中庶务仪礼都完毕,朕即练习射箭,晚上再阅览臣民投在举报箱里的密封奏章,日复一日朕都是这样过的。”

55 丙戌(疑误),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权河南镇抚使翟琮被任命为利州观察使。

翟琮声言道路堵塞,犹如水中的小块陆地,一旦情况紧急不能指望有军队来救援,请求还是隶属于宣抚处置使张浚,宋高宗表示同意,于是下诏令有关官署拨米二万石作为翟琮军队的军饷,又令李横、牛皋、彭玘的军队会合以牵制金兵。当时朝廷正嘉奖李横的勇敢向前,命令李横等人直抵京城,或径直前往长安,与宣抚司的军队夹击敌人。

江西安抚大使赵鼎奏称:“襄阳处长江和淮河的上流,是四川、陕西的要害之地,任命李横前往镇抚,实在是正确决策。近来听说李横、牛皋一同起兵前往东京,又听说伪齐国也会合金国人,又派遣李成率兵众往西而去,恐怕因此而纷扰不定,李横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将领控制不住,这就必然会使襄阳失陷,使进入四川、陕西的道路断绝,造成江南两湖地区人心震动,其祸害难以言表呀!近日有从襄阳来的人,说李横正处于缺粮少衣的惨境,这样出兵对他

诏有司时有资给,使横衣食足,则不假他图,然后责其守疆待敌,不得因小利出兵,则可久之计矣。”帝览鼎奏,始忧之。于是蜀口金骑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行在未知也。

56 丁巳,遣枢密院计议官任直清往襄阳、商、虢、河南抚谕,仍赐河南镇抚司黄金百两,为祭告诸陵之费。

57 己未,权河南镇抚使翟琮、权陕虢经略使董先言:“今岁臣等首同李横东击伪齐,京城震恐,复以无援,引兵而归,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东至郑州,西至京北,南涉伪境,北临大河,亦得两国虚实。但西南去宣抚司三千余里,东南去行在四千余里,外无应援,内乏粮储,势力孤绝。望选委重臣,于行朝宣抚司之中屯驻一司,以为声援。”诏报已令韩世忠充宣抚使,领大军屯淮南。

58 辛酉,诏筑第百间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亲宅为名。

59 故朝请大夫欧阳棐赠直秘阁,以元祐党人故也。

60 录故枢副使包拯曾孙嗣直为迪功郎。

61(丁卯),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以大军至桐庐县,而魔贼缪罗与其徒八人已就招。诏沂中招捕余党;宣谕官胡蒙,请榜谕其徒,能自首者免罪。既而沂中捕斩其徒九十有六人,诏沂中以旧官领保信军承宣使。

乱之始作也,凤林巡检、保义郎

来讲实在是迫不得已。希望下诏给有关官府,经常拨给物资给养,使李横的军队有足够的军食军衣,则不必另有其他图谋,然后命令他守卫疆土准备御敌,不要贪图小的胜利而轻易出兵,这才是长久之计啊。”宋高宗读过赵鼎的奏文,才开始感到忧虑。这时入四川道口的金国骑兵已退走,而董先、牛皋则均丧失了所守城池向南逃奔,宋高宗的行在所并不知道罢了。

56 丁巳(初三),派遣枢密院计议官任直清前往襄阳、商州、虢州、河南巡抚告谕,并赐给河南镇抚司黄金一百两,作为祭告先帝诸陵墓的费用。

57 己未(初五),权河南镇抚使翟琮、权陕虢经略使董先上言:“今年我们先与李横向东攻击伪齐,京城一带震动恐慌,后来由于得不到支援,只得引兵而归,想起来令人痛心。我们所管辖的地方,东至于郑州,西抵京北,南连接敌伪地境,北临黄河,处于敌我双方的要冲,深知两国虚实。但我们往西南距离宣抚司有三千余里,东南距离行在所有四千余里,在外得不到接应和声援,在内则缺乏粮储,势力孤单,后援断绝。希望能选择并委任一位重要大臣,在朝廷行在所与宣抚司之间再驻扎一个官署,作为声援。”宋高宗下诏告知已任命韩世忠充当宣抚使,统率大军屯驻淮南。

58 辛酉(初七),宋高宗下诏令建筑宅第一百间,用以分配给随高宗南迁的宗室居住,并为其命名称睦亲宅。

59 已故朝请大夫欧阳棐被追赠为直秘阁,这是因为他为元祐党人的缘故。

60 已故枢密副使包拯的曾孙包嗣直被录用为迪功郎。

61 丁卯(十三日),宋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率领大军来到桐庐县,而摩尼贼缪罗与他的门徒八人已接受招降。宋高宗下诏,令杨沂中继续招抚捕捉摩尼贼余党;宣谕官胡蒙请求张榜告谕摩尼教徒众,凡能自首者均免罪。此后杨沂中却逮捕并处死摩尼教徒九十六人,朝廷下诏让杨沂中以原官加带保信军承宣使官衔。

摩尼教贼党作乱之始,凤林巡检、保义郎章甫,

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肃，指使、保义郎徐詹，皆为所害；后各官其家一人。

62 乙亥，天申节，韩世忠进生鹿，帝不欲却，谕辅臣，将放之山林以适物性。

63 枢密院言：“已遣使诣大金议和，恐沿边守将辄发人马侵犯齐界，理宜约束。”诏：“出榜沿边晓谕，如敢违犯，令宣抚司依法施行。”

64 丙子，金房镇抚使王彦遣兵复金州。

初，金兵既还，彦遣本司统制官、武节郎许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汉阴县，京西南路安抚使周贵迎战，青引兵横击，大败之，贵仅以身免，遂复金州。又败金兵于洵阳，乃弃均、房去。时军食益艰，张浚乃以彦兼宣抚司参议，驻兵达州，而留统制官、武功大夫格禧以兵三千守金、房。

65 庚辰，江西安抚大使赵鼎言：“岳、鄂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虽有帅臣及军万余，其间大半皆乌合之众，以至器械未备，万一有警，难以枝梧。欲候虔贼既平，令岳飞以全军往岳、鄂屯驻，不惟江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亦获安妥。”诏俟飞平江西、湖广贼毕听旨。时朝廷闻李横失利，乃诏横等屯驻，非奉朝旨，毋得进兵。

66 辛巳，罢宣抚司便宜黜陟。

初，张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敕行之。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为僭。及是浚还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淳安县尉、右迪功郎曹作肃，指使、保义郎徐詹都被贼党杀害；事后朝廷给予死者之家各一人官职。

62 乙亥(二十一日)，天申节，韩世忠向宋高宗进贡活鹿，高宗不好拒绝，告谕辅佐大臣，将活鹿放归山林，以适合它们的本性。

63 枢密院奏言：“既已派遣使者往大金国议和，恐怕沿边境守将擅自调动人马侵犯伪齐国界，按议和的规矩应当加以约束。”宋高宗下诏：“发出榜文在沿边境一带晓谕众人，如敢违犯法规，令宣抚司依照法律施行裁处。”

64 丙子(二十二日)，宋金房镇抚使王彦派兵收复金州。

起初，金国军队既已退还，王彦派遣本部统制官、武节郎许青，率所部军队一千三百人自汉阴县出发，伪齐京西南路安抚使周贵迎战，许青率军排成横队进击，大败伪齐军，仅周贵一人得免一死，于是宋军收复金州。又击败金军于洵阳，金军于是放弃均州、房州而退走。当时宋军粮食更加紧张，张浚于是让王彦兼任宣抚司参议，驻兵于达州，而留统制官、武功大夫格禧率军三千据守金州、房州。

65 庚辰(二十六日)，江西安抚大使赵鼎上言：“岳州、鄂州地处长江上游，是控扼要害的重镇。鄂州虽然置有帅臣以及军队万余人，但军队中大半都是乌合之众，以至于武器军械都配备不齐，万一发生军事警报，恐怕难以支持。希望等平定虔贼之后，命令岳飞率全军到岳州、鄂州之间屯驻，不仅江西能凭借他的声势，可以保全无虞，湖南、两广也将获得安全保障。”宋高宗于是下诏给岳飞，待平定江西、湖广的盗贼后听从朝廷的诏旨。当时朝廷听说李横作战失利，于是下诏李横等人屯驻原地，没有得到朝廷诏旨，不得进军。

66 辛巳(二十七日)，罢除宣抚司的不经上奏批准即可提升或黜降官员的权力。

起初，张浚既被授予可自行处置管内人事的大权，事关重大的可以敕令的形式颁行。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徐俯对此大感不平，指责为侵犯了皇帝的权力。这时张浚回行在所，而王似等代替张浚

67 故承议郎胡端修,赠直秘阁,以元符上书入籍故也。

68 六月,甲申朔,荣州防御使、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除名,广川编管。

初,师古以所部屯扬州,淮南宣抚使韩世忠令移屯泗上,师古移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诏统领官高举将其军还行在。

69 丙戌,复置六部架阁库。

自崇宁间何执中为吏部,始建议置吏部架阁官。其后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后昇而藏之,又八年,则委之金耀门文书库。

70 尚书吏部侍郎韩肖胄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胡松年试工部尚书,充副使。肖胄子孙官七人,松年五人。

丁亥,入辞,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

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为念。”帝闻之,诏特封荣国太夫人以宠其节。

71 庚辰,宣抚处置使张浚奏捷,且请赴行在,诏王似、卢法原督使趋赴任,仍降诏抚存蜀中,王彦特放罪,复往金州控扼。时浚方论却敌之功,将佐幕僚皆以便宜迁秩。既而似、法原俱至蜀,浚遂与宝文阁直学

的职位,所以下了此道命令。

67 已故承议郎胡端修,被追赠为直秘阁,因他在元符时上书入党人籍的缘故。

68 六月,甲申朔(初一),荣州防御使、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被除名,交由广川编管。

起初,巨师古率所部军队屯驻扬州,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命令他移营于泗水畔,巨师古宣称有病竟不理睬,韩世忠大怒,上奏弹劾巨师古。宋高宗下诏统领官高举率领巨师古的军队回行在所。

69 丙戌(初三),重新设置六部的架阁库。

自从崇宁年间何执中主管吏部,开始建议置吏部架阁库官。后来其它部曹也都置库,凡是已成文案先留部二年,然后作为档案藏于架阁库,八年之后,再送交金耀门文书库归档。

70 任命尚书吏部侍郎韩肖胄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当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任命给事中胡松年为试工部尚书,充当副使。韩肖胄的子孙被授予官职者七人,胡松年的子孙被授官者五人。

丁亥(初四),韩肖胄等入宫向宋高宗辞行,韩肖胄说:“目前满朝大臣各执己见,致使是和是战没有定论。然而和议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用以渡过目前的艰难,等到他日国家渐渐安稳强大,军事声势大为振作,理当别有他图。今我们既已成行,希望陛下不要首先改变约定。如果半年得不到我们回复成命,必定敌国别有它谋,就应迅速进军,不可因为我们在敌手而延误军机。”

韩肖胄的母亲文氏,听说韩肖胄将充使北行,对儿子说:“韩氏世代都是宋朝社稷之臣,你应当得到诏命即成行,不要以老母为念。”宋高宗得知,下诏特封韩肖胄母以荣国太夫人的名号,以奖励她的高风亮节。

71 庚辰(疑误),宣抚处置使张浚上奏报捷,并且请求回行在所,高宗下诏命王似、卢法原督促他赶赴任所,然后又下诏抚慰蜀中百姓,王彦受到特别宥宥,再派往金州控扼要冲。当时张浚正评定退敌之功,部下将佐幕僚都因张浚有不经上奏便可自行处置人事任免大权而升迁官秩。随后王似、卢法原都来到

士洪州观察使刘子羽、参议官·左通议大夫王庶、主管机宜文字·兵部员外郎冯康国、鼎州团练使·提举江州太平观刘锡、左朝散郎·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冯楫权枢密院计议官，偕行俱东。

72 甲午，神武前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瓚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

时鼎寇杨么复犯公安、石首二县，先五日，命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荆·鄂·潭·鼎统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安、杜湛之众往讨之。彦质数请济师，乃命瓚总舟师以行，遣忠锐第一将崔增、神武后军统领高进以所部五千从瓚，又命韩世忠、刘光世各以舟五百与之，仍持五月粮以行，凡湖南、北兵并受瓚节度。时知岳州范寅数遭内艰，以策献于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以闻。诏下其议，命王瓚行之。

已而瓚请招安金字牌。帝曰：“近来贼盗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么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为！但令瓚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乃给黄榜十道，自么及黄诚、刘衡、周伦、皮真并近上知名头领不赦外，胁从之徒，一切不问。如从中自并及投首，当议优与推恩。

73 己亥，罢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总领，和州防御使张公裕同总领；仍命公裕居定海县，以总领海船所为名。

74(乙巳)，初，韩世忠之军建康也，诏江东漕臣月给钱十万缗，以酒税、上供、经制等钱应副。至是刘光世移屯，又增月桩钱五万六千缗，转

蜀中，张浚于是与宝文阁直学士刘子羽，参议官、左通议大夫王庶，主管机宜文字、兵部员外郎冯康国，鼎州团练使、提举江州太平观刘锡，左朝散郎、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冯楫同为权枢密院计议官，都一同东行。

72 甲午(十一日)，宋神武前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瓚被任命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

当时鼎州的贼寇杨么再次侵犯公安、石首二县，五天前，朝廷命令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合荆、鄂、潭、鼎等州统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安、杜湛的军队前往讨伐。折彦质几次请求增加军队，于是命令王瓚统领水师前往，派遣忠锐第一将崔增、神武后军统领高进率所部五千人随从王瓚进发，又令韩世忠、刘光世各调船舰五百艘给王瓚，并带五个月的粮食成行，凡湖南、湖北的军队都受王瓚的指挥。当时知岳州范寅数家中有母亲丧事不能随行，将破贼计策献于湖南安抚使折彦质，并禀报朝廷。宋高宗以诏命颁下范寅敷的计策，命令王瓚按计策执行。

不久王瓚向朝廷请求给予招安贼寇的金字牌。宋高宗说：“近来盗贼接踵而起，大概是黄潜善等人专门从事招安，没有消灭盗贼的办法，有高官厚禄等待盗贼首领，正是奖赏盗贼。杨么是江湖上的跳梁小丑，恶贯满盈，所以下令征讨，哪有招安之理！只是命令王瓚破贼之后，只处死罪魁祸首数人，其余部众可以宽免。”于是发给黄榜十道，除杨么和黄诚、刘衡、周伦、皮真以及几个知名的头领罪不容赦之外，胁从之徒可一切不问。如贼中有反戈一击或自首投降者，应当议定从优，施予恩赏。

73 己亥(十六日)，宋撤销沿海制置司，以海船三百艘交付给明州守臣李承造总领，和州防御使张公裕为同总领；于是命令张公裕驻在定海县，以总领海船所为其官署的名字。

74 乙巳(二十二日)，起初，韩世忠驻军于建康时，宋高宗诏命江东转运司每月支給钱十万缗，以酒税、上供、经制等钱来给付。到这时刘光世移屯建康，又增加月桩钱五万六千缗，转运判官、直秘阁刘景真等